

长篇校园青春小说

- 一部父母与孩子共读的青春文学佳作
- 一群少男与少女成长的多彩心路历程

乍放的玫瑰

ZHA FANG DE MEI GUI

汪玥含
/ 著



希望出版社



中宣部第十二届
精神文明建
“五个一工程”
获奖图书

乍放的玫瑰

ZHA FANG DE MEI G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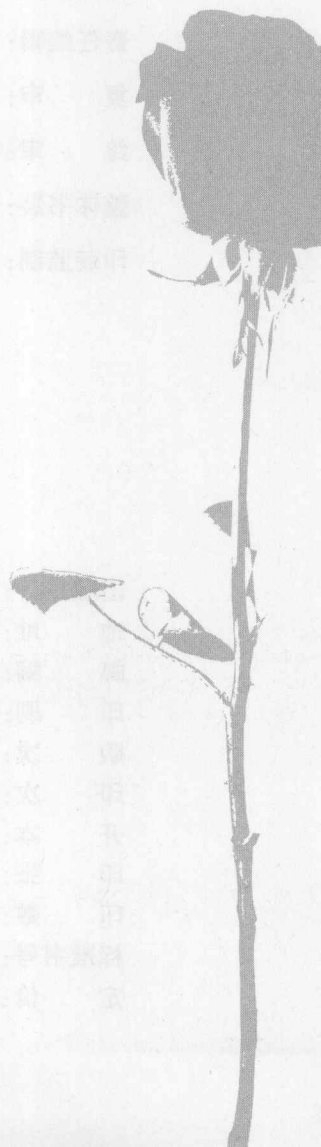


汪玥含 著



NLIC2970836406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乍放的玫瑰 / 汪玥含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2.1 (2012.10 重印)

ISBN 978-7-5379-5573-7

I. ①乍…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8408 号

总 策 划: 梁 萍 孟绍勇

责任编辑: 陈彦玲 王 琦 段晓楠

复 审: 孟绍勇

终 审: 梁 萍

整体书装: 半勺月

印装监制: 刘一新

乍放的玫瑰

汪玥含 著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5

印 数: 45,001-5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55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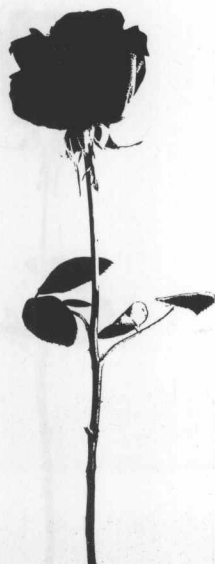
定 价: 29.80 元

目

CONTENTS

录

101	093	085	075	067	061	051	041	033	025	017	011	001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对抗的快乐	呼啸的爱	废墟	小人鱼	金属的笑声	明天在哪里	淡蓝色的血管	奔腾的灵魂	惊艳古典风	飘摇的稻草	渴望安宁	美丽的遇见	灿烂和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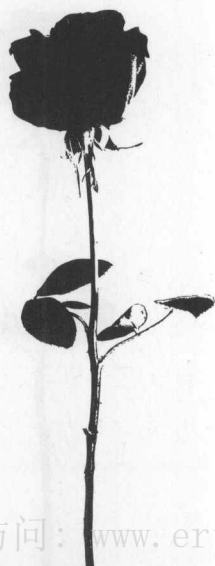


目

CONTENTS

录

219	211	203	191	183	173	163	155	145	137	125	115	107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飞得起来	让上帝背过脸去	青青小草	午夜的风信子	忘我	永远不要说	蝉声大作的夏日午后	鲜艳俏佻的花瓣	胆怯的爱	变形	幽深的过去	绽放，还是枯萎	现实就在不远处





灿

烂
和
忧
伤

·
·
·

身后那扇原木色家门,已不再亲切。它夹杂着父母的争吵声,被重重地拍上的一刹那,佟诺善飞奔了出来……

第一章 chapter.1

佟诺善刚从家里奔了出来,那里正在爆发着永不停息的战争。

“她不爱他,她一点儿都不爱他,佟美兰什么时候爱过韩灿?”佟诺善一边奔跑一边十遍百遍地重复着这句话。这样的生活是可鄙的啊!韩灿居然可以一直这样忍气吞声?这个懦弱窝囊的男人令人痛恨,佟美兰也居然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来?活着有什么意思?没有爱情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佟诺善一个人坐在河边呆望着有微微涟漪的湖面,湖水并不算清澈,在夕阳的反衬下更加混浊而暗淡。她还记得小时候在这里常能看到几尾灰灰的小鱼摆来摆去,如今靠近居民区的岸边只有些腐败的草叶和杂物在

……001…



水中若隐若现，自由的鱼儿在这窒息的环境中都快死光了。佟侏善狠狠地咬了咬嘴唇，自己如果跳下去成为鱼儿，这肮脏的水进入肺泡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定会冲破了它，涨满了它，可讨厌的是这水的污浊，太让人生气，让人不甘心。

还是天上的鸟儿好。她不禁抬头迎向那即将浸没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的一抹血红的夕阳，周围依然光亮的灰霞中不时掠过乌鸦的身影，它们可以飞，可以叫，大声地叫，难听地叫。而她……佟侏善的眼神追着那只乌鸦来回飞。她还不如它，她没有声响，她失去语言，她发不出声音来，她不敢发出声音。可是她胸中的尖叫常常冲破她的胸膜、肋骨，冲破她的衣裳，向四下炸开来，直炸得她头脑嗡嗡作响，耳里像有个利钻吱吱钻响，和在一处共鸣出更巨大的声响。她常常被这声响震得浑身发抖，可她就是从没有勇气把这巨大的声响变成声音吼出来。

在高二女学生佟侏善的记忆里，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她对这个男人有多少心仪，有多少依恋，她看到听到的只有看不起、不顺眼、埋怨和争吵，还有高傲和怯懦的眼神闪烁在争吵声中……

“韩灿，那个老何和老吴什么时候把钱拿给我们？”佟侏善的妈妈佟美兰明显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在厉声呵斥佟侏善的爸爸韩灿。

“快了，应该就这几天……”韩灿的声音低低的。

“两星期了！耳朵都起茧子了！那300斤大米是别人送的，咱不舍得吃，你说老何、老吴他们要买，钱呢？钱呢？——你会说话吗？”佟美兰连珠炮一样轰得韩灿躲进了厨房，坐在阳台的凳子上。

“说了是卖，说了是卖……”韩灿嗫嚅着。

“肯定没说！你含糊其辞，人家以为你送呢！要送我送他们干吗？——这帮老钳工！我宁可给郑厂长进贡啊！——窝囊废！”

“……”韩灿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你告诉我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佟美兰口气稍软，想软硬兼施，“我不责



怪你！说！”

可惜韩灿早已破罐破摔，任人宰割，就是一言不发，闷头坐在一边。

“三锥子扎不出个屁来！”佟美兰更加勃然大怒，“都五张了！还不敢提钱？教了几天书，真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啊？瞧你那点出息！屁大的事儿都办不好，还男人呢？还遮风挡雨呢？”佟美兰站在厨房门口步步紧逼，冷嘲热讽，大花的裙子随着她的挥手、跺脚、转身而摆动。

“还有你的名字，姓韩叫什么不好，非叫灿，哎哟我的妈呀！我都替你寒碜！”这名字是韩灿的心病，不能提起。佟美兰却每次都毫无顾忌地说出这些话，像锥子一样深深狠狠地扎在韩灿的胸口，从不留一点儿情面。

佟偌善在里屋从半掩着的门看着这一幕。身材高挑的母亲五十岁了还依然风韵，她严厉又美丽，说话像机关枪，子弹连发，从不卡壳，道理永远咄咄逼人，针对韩灿时，什么词凶猛使用什么词，否则无从表达胸中积存已久的怨气。而父亲韩灿此时只会默不作声，而他这种默不作声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佟美兰根本不在乎他的默不作声，那只不过是理屈词穷、甘愿受辱的表现。他这种沉默使得她可以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立即加以否定。

韩灿闷了很久，才按部就班地起来做饭炒菜，一阵忙乱。佟美兰噌地窜进厨房，劈头一句：

“没熟，再炒！还吃豆角？你有没有点儿创意？”

韩灿双手停在半空中，趁佟美兰走向阳台时抬眼狠狠地瞪了她一下，仿佛用尽了刚才积攒起来的所有力量，见到她转身了，却立刻顺下眼皮，一声不吭，菜倒回去重新来过。

佟美兰站在阳台回身便一声长啸：

“啊——这张大妈的破三轮车怎么又回来啦？修了几回了？你为什么不会拒绝？——你永远不好意思问他们要钱，他们就会永远好意思不给你钱！——家里成仓库啦！这是欺负你，懂吗？没出息的东西。”

佟美兰尖厉的声音在家里嗡嗡绕梁，不绝于耳。

开饭了。佟偌善看到韩灿把昨天、前天甚至大前天剩的菜，没人再动一



筷子、却从不倒掉的菜，一股脑儿合并在自己的碗里，又把干硬的、敲得碗边当当响的半块干馒头掰成小块儿，也堆在里面，倒上开水，溢得满满一碗，却是一碗黑乎乎的让人毫无食欲，甚至看着恶心的、不敢想象其味道的东西。韩灿拎了双筷子，抱着这个大黑碗，就坐在了阳台上那一堆破破烂烂、乱七八糟、像山一样隆起的车子下面交错出的缝隙中。从远处看去，他的脑袋四周突兀地伸出很多形态各异的轮子，显得他的身躯更加瘦小、干枯，整个人又像被铁锈蒙上了一层黑黄色，显得那般苦涩和无精打采。

在佟偌善看来，韩灿好像有种天生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与生俱来，仿佛生长在他的骨头缝里。他遇到强权就会变得低声下气、唯唯诺诺、哆哆嗦嗦。佟偌善不知道这是她颐指气使的母亲把他培养成这样，还是她天生懦弱的父亲造就了这样一个凶恶的母亲。他们究竟怎样互为因果？——无论怎样，这两个人都令佟偌善心生厌烦，厌烦倒也罢了，更可怕的，是她感到自己内心撕裂的痛苦，感到胆怯、委屈却又充满愤恨，她想大哭，却又非常恨！她想像母亲那样大声吼出来，却怎样都发不出声音来，所有的声音只在她心中回响、翻滚……

佟偌善站起身来，那渐已沉没了的夕阳使得城市慢慢看不到了边缘，出神呆望久了，感觉眼睛很花、很迟钝。“跳下去，让水穿过肺泡”，这个念头闪现过一百万遍，佟偌善最后又想了一遍，还是把手中的石块儿远远地抛向湖水里，看着它咕咚入水，自己也像沉了下去。酸楚的眼泪哗地涌上了眼眶，无声地噼里啪啦掉进土里。像哽住了一样的心中突然间下了一个毒誓：“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男人做男朋友，绝不找懦弱自卑的男人，绝不！自己一生绝不这样生活，一定要充满爱情的光芒！否则我就成为这鱼儿……”

沿着河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佟偌善步履加快，埋头向前。突然听到一声大叫：

“嗨，佟偌善！一个人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身后徐徐停下一辆暗红色的小车。佟偌善只认识最多有三辆自行车的富裕家庭，这样阔绰的汽车从未见过。正纳闷时，一个漂亮的脑袋钻出窗外，脸庞光泽而饱满，眉眼飞扬，大笑着露出亮白整齐的牙齿，左嘴角斜挑上去，漫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傲慢和轻蔑。大朵的卷发特别放肆地垂在脸颊右边，上面别着一个银光灿灿的小菊花，在暗淡的傍晚也夺人耳目。正是同班同学彭漾。她一袭大红色的连衣裙，裙摆遮在车里面，那露出的灿烂却有着阳光一样的热度，她健康的胸前一串洁白光莹的珍珠项链和不断闪动的头饰相映成趣。佟偌善都看呆了。

“我刚散步，回家去。”佟偌善恍恍惚惚地说。

“你见过的，这是石龙。石龙，这是我同学佟偌善。”彭漾一如既往的大方。

“嘿！”开车的石龙一挥手打了个招呼。他厚厚的蓬松乌黑的头发在脑袋顶上向外张着，那样浓密而剑拔弩张的样子，脸庞棱角分明，鼻梁笔直而挺拔，颧骨也似两块高地，更显得脸部夸张地起伏着，眼睛不大但陷在几块高地之间，射出来的光芒都显得犀利而狂野，声音沉闷、铿锵、掷地有声，魁梧的身材被蜷在车厢里，好像小车装不下他。

佟偌善急忙点点头，不敢看他。她感觉到石龙身上散发出来的不羁的气息和彭漾是那么相像。

“一个人散步，不怕孤单吗？”

“不会。”佟偌善咕哝一声。

“上车，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彭漾毫不犹豫地拽着佟偌善，她永远那么热情。

佟偌善赶紧推脱：“不，我还没吃饭呢……”

“那好吧，不过下次我一定请你去第一大学的舞厅跳舞，高兴一下。”又晃了两下偌善的手，诚恳地说，“说好了啊，不许推脱，一定去散散心！高兴起来！”

佟偌善受宠若惊地点头，心里一阵慌乱，和这个明星一样的人物一起开



过会,做过节目,她仿佛一个有着巨大能量的磁场一样,用她真诚无敌的亲力和力一下就把人吸了过去。可是,站在夺目的彭漾身边,又常有腿软的感觉。如果一个缺乏点儿底气的人,断然是和她无法对等交流的,就算是男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她那骄傲的气息并不在表面上,而是从骨子里冒出来的一样,就在她的呼吸之间存在。

彭漾小声对佟偌善说:

“哎,你瞧石龙,别看他刚过了开车年龄,那可是老司机呀!”语调亲切自然。她发边的菊花头饰抚在佟偌善脸颊上,一阵凉丝丝的。这朵菊花从花心里向外展现出长短不一的十几根花瓣,它们向下能扣住发丝,别致、俏皮,又有一点点张牙舞爪的华丽,彭漾一定是要用这样独特的头饰来彰显她和每个女同学都不同。佟偌善在不知该怎样回答的恍惚时刻,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朵精致的小菊花。佟偌善在交流的时候总是一副生涩的样子,而彭漾却这样自然而然地坦白自己的亲密关系,像闺中密谈,熟络亲近。佟偌善所答非所问地说:“哦,我不会开,还,还没到年龄呢。”

彭漾笑了:“到了一定告诉我,我当陪练,真的,真的!说话算话。”她看了看天,说,“黑了,你慢点儿走!咱们回头见!”

佟偌善还恍惚在绚烂的对话和场景中回不过神来,望着他们的车开走,才恍然大悟一般折过身来,埋头向家的方向走去。

彭漾是高一时才从大城市转到江南城市凌城来的。她的到来就像一朵掷地有声的铿锵玫瑰,砸到了这个省重点中学,翻腾出了片片波涛。她带来了大城市的时尚、奔放,她敢穿敢戴,敢于运用色彩,敢于夸张。学校不让烫发的规则在彭漾一头灼灼跃动的黑栗色、自然天成一般大朵卷发面前,也绕开了执行似的,也许她那一甩头的灼热的青春气息让人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她的全部,也许全因为她有个在凌城当副市长的老爸,使得她在学校里也常常能够随心所欲。彭漾无拘无束、别具一格的服饰立即引起高中女生的争相效仿,可是越效仿越是显示出彭漾似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更加肆

无忌惮地独自绽放,没有人能比得上。

都说特别漂亮的女生学习肯定不会太好,可彭漾是个例外。她耀眼的美丽之后还有更耀眼的成绩,就像彭漾在一次全校演讲比赛上说的:

“我只要最好的,没有第二。”

她说这话时抬了抬下巴,整个人顺着脊梁骨向上拔高了一截似的,挺拔极了。台下的同学没有谁怀疑她的能力,实现这广告语一样的座右铭正是彭漾才能做到的,因为她得第一名会狠狠地超过第二名几十分,还经常能拿到全城都少有的单科满分。

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凌城的彭漾仿佛是条跳过了龙门的鱼又回到了小池塘里,浑身有裹不住的劲头,那劲头仿佛找不到用武之地似的在她十八岁年轻的身体里上蹿下跳,似乎一不当心就会束缚不住如脱缰的野马飞驰般冲将出去。

她兴趣广泛,样样出色,越是风头出尽的事越少不了她的身影。她的走红几乎在一瞬间,来的头一年就成为了凌城春节晚会的主持人!这样一个出身高干家庭又冰雪聪明的人,仿佛是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而在男生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没有哪个男生敢肯定自己可能会引起彭漾的注意。

现在,彭漾和石龙又如此招摇地穿越城市。如果是白天,车有天窗,她一定会钻出车顶,兴奋地放声高歌、放声大笑的,她一定会,她什么都做得出来。

小车开起了车灯,沿着湖边慢慢行驶。这湖叫落湖,是凌城的标志,其实水质还很不错,特别是中央的湖水清澈透亮,周边山脉里天然泉水作源头的缘故吧。不过靠近市内的一小段由于大力开发经济以来,环境保护愈加滑坡,才有了佟偌善看到的情景,但目前还没有完全影响整个湖水。如果时间充裕,人们都会沿着湖边转到后边去,体会那更清新的带着水汽的傍晚微风。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少知名的古代将相都出生在它周围的沃土上,也给这里的旅游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到了天气温婉凉爽的春秋季节



节,这里常常会见到许多游客。

彭漾和石龙开着车在稀稀落落的游人中穿行。他们绕到远处静僻的湖边,打开车窗品尽了清凉,看时间差不多了,才掉转车头穿进了城市的繁华区。街边华灯初上,颇为热闹。彭漾又开始大呼小叫:

“嗨,那儿开了个桥牌俱乐部!太好了,走,哪天来几局?”

石龙直摇头:“没你打得好。”

彭漾讲起道理来:

“打桥牌可是能增强免疫力的最棒的智力活动!听到没有,可以直接有利于数学成绩!”

“算啦,看在你百米跨栏时动作矫健的像一匹骏马,饶了你!”彭漾随即调转话头,仰靠在座位上大声叹道。

石龙是彭漾同一个学校凌城第一中学高三的学生,比彭漾高一个年级,校体育队的,经常驰骋在运动场上,姿态潇洒,在学校拥有众多的粉丝。

“瞧,今天的月光真好!”石龙心情好起来,“再过半个月省田径赛就开始了,如果我得了冠军,咱们就去吃一顿庆祝庆祝!”

彭漾又叫起来:“我赌你一定是冠军!到时除了你们校队的,我要再叫几个女同学来噢,把今天的佟偌善也带上吧……”

石龙接道:“她呀,她喜欢这种场合吗?”

彭漾若有所思:“哦,不知道哎……她好像……”隔了几秒又说,“……总不太快乐。”

“她学习挺好的,人长得也漂亮,语文老师挺喜欢她。哎怎么样,你觉得她漂不漂亮?”彭漾转过脸想问问男生的感受。

“嗯——古典的秀气吧。你们俩呀,完全是两种人。”

“怎么讲?”彭漾穷追不舍。

“她是五级风就能吹倒的人,你呢,龙卷风来了你说不定还想随风起舞哩……”石龙不假思索地说。

“哈哈……”彭漾一阵大笑,“我有那么厉害吗?”

……010…

“有内涵的老师喜欢她，有能量的老师喜欢你，男生嘛，也跟老师差不多……”石龙意犹未尽，“至于女生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彭漾歪着头想了想，说：“嗯，还有点儿道理，女生是要复杂点儿，我就觉得她总像有心事，又太安静了，不和人交流……”

“那她的作文肯定写得不错……”石龙猜测着……





美

丽的遇见
……

安静的校园，
因为不一样的她的
到来，好像开始漾
起来了……

第二章 chapter.2

彭漾高一刚来到凌城第一中学时，便习惯每周去一次图书馆。她独来独往，自由自在，经常目中无人，谁也不理，或是打了声招呼后马上就忘掉了，直到高二第一学期才在那里结识了石龙。

凌城第一中学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藏书只比市图书馆少一点儿，周四放学后去，那时人最少。

图书馆都是由学生轮流担任借书员。那天彭漾推门进去便看到了两个男生：一个是她们班上的中队长温如海，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却有个孩子般温和的笑脸，他正闲得坐在柜台里看书；另外一个一看就是运动健将。彭漾毫不犹豫地 and 这个蓬松头发运动男搭起讪来。

“嗨，我要还书。”便把手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递给他。蓬松头发只把眼皮掀了掀，瞥到书的封面：“还挺叛逆哦，看你到高三还来不来看书。”

“再给我借本《飘》。”彭漾故意不接他的话，心想这家伙的傲慢劲儿倒是一点儿不虚情假意。

“你还看这种书？”蓬松头发站在那儿，不屈不挠地问。

“图书管理员连这个也管？”彭漾也要给他点儿颜色瞧瞧，省得他过于自命不凡。

“哼，我怕那几大本太沉了你抱不动。你怎么不开着车来借？”蓬松头发一脸的不屑，慢悠悠转身去找，“我最讨厌附庸风雅了。”

“嗨，我最喜欢附庸风雅，还专挑厚的看，打算阅读等身呢！开车？——听着！车、是、用、来——飚的！”彭漾一字一顿地说，“怎、么？你、有、兴、趣？”

蓬松头发被这句挑衅的话激得转过身来，睁大了半掀的眼皮仔细上下打量起这个女生，并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足足五秒，心想：“这个吃了豹子胆的女生果然漂亮得霸道，说话也霸气。这样的人物学校里也没几个，莫不就是传说中那个智慧、美丽与傲气融集一身的她吧……”随即笑意才从眉心展开，嘴角一松，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又来了一批传记的书，想不想看？”

“有麦当娜的吗？我就对她有兴趣。”彭漾继续刁难，却忍不住想笑。

他好像没听到她说什么，眼神亮晶晶地在彭漾跳动的眉宇间来回闪动，仿佛思考着、判断着什么。

“你肯定是足球迷！明天放学后咱们学校露天球场有一场超级足球联赛，来观战吧？我叫石龙——我知道你是彭漾。”蓬松头发递过书，还伸出了手。

彭漾没想到他认识自己！又听到“石龙”两个字，真是爽快利落又有力量的名字，心底不禁一动，哎，和“彭漾”两个字还挺般配，脸上的神色没动，哈哈一笑就一笔带过了。见他伸过手来，便大方地把手放进去，他的手宽大、粗糙，像个大蒲扇一样一下子就把她细白的手卷了进去。他握着她一时没有放